

五燈會元卷第五十七

鉅十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南嶽下十六世

泐潭明禪師法嗣

漢州無為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

十三病目去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

至寶峯值峯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

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住後上

堂曰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

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

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

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

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

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

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

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

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

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挑華盛開靈雲

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巖頓忘所知以至盤

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

造次顛沛必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

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

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

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

龍翔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

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

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

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

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叅三年方得旨趣往

見佛性機不投入闍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
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
語師即領悟住後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
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聞時富貴見
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
位真人在甚麼處第十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
師曰放你三十棒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徧
參諸老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
高庵悟南華曷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
閩之乾元師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
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
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
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庵首肯住後上堂釋
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

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照覺
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
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胃
襟寶藏運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
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
人喫山僧只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
羅

雲居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拈槌
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納
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
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
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
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

全機敵勝猶在半途碎啄同時白雲萬里纔
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銚成何道理且道
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上
堂舉乾峯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
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
却往徑山去峯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
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
夜行人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
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
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臂踏倒於是大
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
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
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
熱我愛夏日長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

與不會切忌承當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州雍氏子年
十九試經得度留教苑五祀出關南下歷扣
諸大尊宿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
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
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
策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
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
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歧栗棘蓬庵遣師
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
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
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

烏巨行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幡動邪

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幡動此土與
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
山僧不奈何趁後也打開瓠子曲彎彎冬瓜
直籠侗上堂結夏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
八兩謾云九十日安居贏得一肚皮妄想直
饒七穴八穿未免山僧拄杖雖然如是千鈞
之弩不爲鼯鼠而發機上堂先師尋常用腦
後一鎚卸却學者胃中許多屈曲當年克賓
維那曾中興化此毒往往天下叢林喚作超
宗異日非惟孤負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
臨濟兒孫終不依草附木資福喜見同參今
日傾腸倒腹遂卓拄杖喝一喝曰還知先師
落處麼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上堂言發非聲
是箇甚麼色前不物莫亂針錐透過禹門風
波更險吐

卷十

五

信州龜峯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
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
煩惱人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已躬下事不明
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
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
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
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煩惱
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
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
龜峯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
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
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勸你
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殊不知家中飯籬
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

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只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然大悟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卓角舖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白楊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

雲居如禪師法嗣

第十

六

太平州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也上堂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裹革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閑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漠漠秋雲樹底鳴鳩喚兩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住我識得你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巾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令

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
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
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岸懸華倒

無十

七

生

安吉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之久入
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
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

黃龍忠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上堂舉馬祖不安公
案乃曰兩輪舉處煙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
目前不礙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
氣自衝天我我今你是你

西禪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上堂曰秋光

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
猴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
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
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淨居尼溫禪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
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鷄
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吐

大瀉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開
堂曰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
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
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流君向西秦我之
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不在有

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

第十

八

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已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關唇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後至雲門會中

因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衆曰暗穿玉線窰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為

第十

九

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上堂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

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
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上堂宗乘
一唱殊途絕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
分雪金剛腦後三斤鐵好大哥僧問保壽開
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師曰
利動君子曰爲復棒頭有眼爲復見機而作
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祇如三聖道你恁麼爲
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
鋪華又一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
成二不是曰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
大蟲曰祇如慈明道釣絲絞水意作麼生師
曰水浸銅石卯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
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
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

曰廬山五老峯曰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
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祇如不落不昧未審
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問初生孩
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曰祇如僧又
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曰念念不
停流又作麼生師曰水晶甕裏浸波斯問楊
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
州了便到巴州

潭州大瀉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
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第十不向這
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
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
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
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
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
師曰奔電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
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
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
祝融峯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
化還端的也無師曰摩呢達喇吽發吒臨示
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
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
對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
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
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

十一

十一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
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
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
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
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
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
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菴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
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
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
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
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
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

是山僧拂子始得

隆興府石亭野庵祖璿禪師上堂曰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孟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潭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潭州石霜宗鑒禪師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石頭回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觀竹門

十一

十二

斜掩半枝華

南嶽下十七世

教忠光禪師法嗣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春日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踪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

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
便喝師便打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依
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參大慧
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關留東西禪無

錫十

十三

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偶舉
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
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

辭往梅陽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
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
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
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
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叅
不答話千古叢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憤
能說訶說秀特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

風流儒雅某甲話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
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
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
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
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辨看上堂舉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擁
魚蝦遼天射飛鷲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後示寂塔于本山

東林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
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蟲太虛寥廓中
放出遼天俊鷲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
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
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舉俱胝豎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臨安府淨慈肯堂彥克禪師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叅大愚宏智正堂大

經十

十四

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鑑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募被攔臂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

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

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

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

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示衆云盡大

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

雪峯話作兩極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

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

向與麼來脚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即是三

年逢一閏鷄向五更啼上堂舉卍庵先師道

坐佛牀斫佛脚不敬東家孔夫子却向他鄉

習禮樂師曰入泥入水即不無先師爭奈寒

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卓拄杖曰灼然有不

回頭底淨慈向升子裏禮汝三拜上堂三世

諸佛無中說有蘭蕩拾華針六代祖師有裏

尋無猿猴探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

不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庵受智者
請引座曰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雷
光口似血盆呵佛祖牙如劒樹罵諸方幾度
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山畔與嵩頭陀傅
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他無限癡
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
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
公境界後示寂塔于寺之南庵

婺州智者元庵真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初
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遊講肆聽講圓覺
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
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
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
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
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

以爲不遜乃叱出師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挂
搭時已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
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
以手指曾曰佛亦是塵師復頌曰撥塵見佛
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
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
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
風起已庵深肯之

西禪需禪師法嗣

第十

十六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
爲僧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
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
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

事須是具擊石火閃電光底手段方能峻峻
巖頭全身放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觀
地覓金針直下腦門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
機而變不犯鋒鏖全身獨脫猶涉泥水祇如
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
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舉睦州
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
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
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
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上
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
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
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
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
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

經十

十七

溫州龍翔栢堂南雅禪師上堂曰瑞峯頂上
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衲蒙頭打坐二
祖禮三拜依位而立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
分盡髓皮一場狼籍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栢
堂恁麼道還免諸方檢責也無拍繩牀云泊
合停囚長智上堂曰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
發縱有啣鑊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
無如是刀上堂曰紫藤伸拳筍破梢楊華飛
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
巢這裏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窻
下安排龍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
與人難共住大都緇素要分明
福州天王志清禪師上堂豎起拂子云只這
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
到這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

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
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
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
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

南劔州劔門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
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
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
作偈曰幾年箇事挂曾懷問盡諸方眼不開
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
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自爾不規所寓後
庵居劔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
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衆這一片田
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
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
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驀拈拄杖打散大

第十

十八

衆示衆上至諸佛下及衆生性命總在山僧
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
者麼卓拄杖一下曰冤有頭債有主遂左右
顧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示衆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
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
處鄉談各不同乃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十四諸兄弟今日是
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
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王本無
瑕却有瑕

西禪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

祇在一槌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
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兔亦不遇

開善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扣諸
禪及開善歸結茆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

錫十

十九

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
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
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
沉僊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天童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
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
不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
庵孤硬難入屢遭呵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
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

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
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
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
忌便踪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
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
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
罪不重科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
關楨子有般漆桶葦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
問如何是向上關楨子何異開眼屎牀華藏
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干手大悲摸索不
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
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
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
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賤賣分
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

定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樹葉風微鹿養茸
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
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糞掃堆頭重添搥
搔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
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

經十

二十

十年後上堂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
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
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峯云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
婆心峯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
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
自然不墮聖凡窠臼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
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
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方檢點乃召
大衆曰這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偏向枯

木上糝華寒巖中發皸箇僧孤身迴迴慣入
洪波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
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
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
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經十

二十

上堂動絃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
兩如王秉劍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市市之波
向上一路千聖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
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兩浙春寒秋熱上
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
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保保赤
洒洒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
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
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後示寂塔干

寺之中峯

南書記者福州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紹興末終於歸宗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闕首楞嚴經如遊舊國志而不忘持橐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曾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與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贖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庵見稱善有鬻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襪後却來這裏喫拳頭

道場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禪師于靈隱時無庵為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

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華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

無十

王三

在師自是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歷遊湖湘江溯幾十年依應庵於歸宗參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師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住後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栴檀林

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剗肉成瘡露家醜
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
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麤甑又僧
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煎又僧問
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
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活路
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
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
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
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
極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
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
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
示微疾留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
色舍利無數瘞于橫山之塔分骨歸葬萬年

延十

三十三

山寺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不
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
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大瀉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喝曰
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
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上堂
橫按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八九四三
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
七見一因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
絕氣息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
是參學事畢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迹吞聲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攜君過萬山忽然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翳

首釋

契欺訖切音乞類盧對切音芬呼講切整
 契丹國號未絲節也芬上聲人用
 力以堅蘭來宕切同莨菪本一名天
 舉物蘭仙子一名行唐其子服之令人
 狂浪放蕩徒浪切音宕
 蕩故名蕩蘭蕩毒藥